

2008年11月26日，我叩响了孙幼军先生在北京外交学院寓所的门铃。

孙幼军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童话作家，我自己都不知道读过多少孙先生的作品了，我熟识他笔下的怪老头儿、小猪唏哩呼噜、橡皮小鸭、流浪儿贝贝、铁头飞侠……可我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位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的童话大家。机缘巧合，我所供职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雄心勃勃地欲在动画片领域大展身手，遂让我这个“儿童文学作家”开列一张可以改编为动画片的儿童文学作品“清单”。我脑子里当即闪过了孙幼军先生以及他的经典童话《小布头奇遇记》。

如今说“经典”两字几成笑话，因为不少作品才刚刚发表，便已经被大言不惭地冠以“经典”之称了。可是，《小布头奇遇记》却是当得此名，这部童话自1961年出版以来，经久不衰，影响了无数读者，还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从作品本身来说，这部长篇童话讲述了一个生动有趣而又意义的故事：一个名叫“小布头”的布娃娃因为胆小遭到伙伴们的嘲笑，又因为怯懦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人。为了寻找主人，小布头勇敢出发，经历了一场又疯狂、又有趣、又感人的历险，最后，不仅交到了好朋友，获得了友情，也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孩子，回到了主人身边，得到了久违的幸福。当我在“清单”上写下《小布头奇遇记》时，一帧帧画面已在我的眼前清晰呈现。

集团领导认可了我的建议，并提出索性由我去跟孙幼军商谈购买影视改编版权事宜，这样，我便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幼军。

孙幼军先生和他的夫人一起为我开了门，并将我引入他们家的客厅。

我和孙幼军先生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我们都侧过身子，以便可以面对面地交谈。孙先生是黑龙江人，长得高高大大，他的脸略显方形，虽然已过75岁，但仍有一股英俊潇洒之气，除了耳朵有些背，完全没有老态。那天，我跟孙先生聊了好久，可以说，到后来是我在磨嘴皮子了，因为孙先生坚持不肯授予我们影视改编版权。也许有人会猜测这是一场讨价还价的商业谈判，双方在价格上谈不拢，因而陷入僵局。其实，孙

■印象

“怪老头儿”孙幼军

□简平

先生之所以没有松口，是由于他自认为《小布头奇遇记》在艺术上存在一些不足，可能在改编时会有些困难。他非常真诚地告诉我：“光是去年，就有3家影视机构来找我购买《小布头奇遇记》的改编版权，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为别人着想，如果别人买去后难以改编，我会心不安的。我多年写作，最害怕的是让出版社亏损，人家白白出了大力，我自己也脸上无光，怕被人说这孙幼军出了让出版社赔钱的书。”

我听着孙先生的话，油然升起无限的敬意。那天，我临走时，孙幼军先生和他的夫人又一起把我送到了楼梯口。

我回到上海后，与孙幼军先生继续商谈影视改编版权事宜——他跟我约定，由于耳聋，不便使用电话，改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我没想到，孙先生对电脑运用得如此娴熟，有一段时间，我与他几乎天天都会写信，聊儿童文学，聊各自的创作，也聊世事人生。当然，我还继续跟他“泡蘑菇”，我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愿望。慢慢地，事情开始向我希望的方向进展起来。2009年春节后，孙幼军先生终于答应将《小布头奇遇记》的影视改编版权授予SMG。事情会有这么好的转机，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我告诉孙先生，我们SMG在春节期间公映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大获成功，取得中国动画影片有史以来最高票房，这使孙先生对我们建立了信心；第二，我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与影视制片人，提出了一些解决创作上可能发生的问题的建议，这让孙先生认可我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同行”，认同我们具有共同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于是对我们建立了信任。当年的5月，SMG与孙先生正式签订了《小布头奇遇记》影视改编版权合同。我真的很高兴，我促成了一桩美事，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可就在那时，孙幼军先生写信告诉我：“我最近一直在生病，因为胃大出血到了北大人民医院急诊室，接着住院。我号称‘铁胃’，从不知道自己有胃溃疡，所以有些担忧，怀疑胃里长了什么东西。胃镜的‘活检’，检查结果要一周后才能得知，那一个星期真是度日如年。幸好结果是严重发炎引起的，并没有查出什么癌细胞。出院之后又出了新问题，一坐下就站不起，要双手撑着椅子扶手和膝盖或桌子极缓慢地起来，疼得出一身冷汗，要想迈出步去依然要挣扎一番。这次连医院都没法儿去了，也弄不清会否是脊椎问题。再接下来是牙齿的问题。不能进食，要连续拔掉7颗牙，然后是洗牙、补牙，最后是镶牙。老人了如同一部陈旧的机器，这里修了，那里又出毛病。”读完信后，我心里沉沉的。

由于我只负责洽谈影视改编版权，谈完之后，具体的合同签订，尤其是具体的创作生产就不归我管了，所以，我也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当然，我也不时地会关心一下孙幼军先生的身体状况，关心一下《小布头奇遇记》的推进工作，只是我没有机会再与孙先生见面。不过，我从孙先生的好友处得知，他的胃病得到了控制，后来，反倒是我的转机，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我告诉孙先生，我们SMG在春节期间公映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大获成功，取得中国动画影片有史以来最高票房，这使孙先生对我们建立了信心；第二，我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与影视制片人，提出了一些解决创作上可能发生的问题的建议，这让孙先生认可我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同行”，认同我们具有共同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于是对我们建立了信任。当年的5月，SMG与孙先生正式签订了《小布头奇遇记》影视改编版权合同。我真的很高兴，我促成了一桩美事，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一晃，5年多过去了。

2014年3月4日，我再次叩响了孙幼军先生寓所的门铃。

这一次，是孙先生的夫人为我开的门，也是她将我引入他们家的客厅。

孙幼军先生坐在那张长沙发对面的椅子上。

与我第一次见他时不太一样，在经历两次脑血栓和反复胃出血后，他明显消瘦了，人仿佛垮塌了下来，虽然戴着助听器，但听力更弱了。他跟我说：“人家都不认识

我了，因为我太瘦了。而且，我的记忆力也不行了，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有时，连电脑也不会操作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沮丧。可是，不一会儿，他的精神渐渐高扬起来，他告诉我，去年他还是写了六七部童话，每篇都有4万来字。我听后真是汗颜，80多岁的孙先生年老有恙，尚且如此勤奋写作，我们哪里可以相比。我再次跟他谈起《小布头奇遇记》。我对孙先生说：“我这次来，既是来探望您，也是想告诉您一件很遗憾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最终没能拍摄影片，而我们与您的合同期限就快到了，所以，您可以再与其他机构商谈影视改编版权事宜，如果有机会，我也会为您推荐。”我是怀着内疚说这些话的，我很怕这会伤了孙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孙先生听了我的话却没有反应，他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完全记不得了。”我只得让孙先生的夫人帮着一起回忆，好在他夫人非常细心，把这件事情记在本子上了。

一点都不在意的孙幼军先生有些艰难地站起身来，走出了屋子。原来，他是到另一个房间拿他的新书去了。他热情地为我题签，当我把书捧在手上的时候，我感到了他熨帖在书上的温度。孙先生提议我们拍张合影，他让夫人拿来了相机，拍完后，他说尽管他有时不会使用电脑了，但他还是会尝试将照片通过邮件发给我。

我向孙幼军先生道了别，这次，我没让他送我出门。他一边嘱咐夫人送我，一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此刻，我想对他说，您一直管自己叫“怪老头儿”，可您知道吗，您是一个多么可爱可亲可敬的一点都不怪的怪老头儿啊！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孙幼军先生发来的邮件：“我现在糊涂了，连电脑都不会用了。照片试着给你发一下，看看能不能发过去。”他没有发成功。我回复他说，您可能忘了粘贴附件了。当天，他再次发来邮件：“照片明明我发了，不知道为什么收不到。我不甘心成了半个废人，再试一次。”他是那么执著地想证明自己，可我不忍心，于是，我回复他说：“这次，照片发成功了，您真的太棒了！”

当我敲击键盘，将这封邮件发出去的那一瞬间，我眼睛湿润了。

惊闻马万祺先生逝世，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全体同仁感到万分悲痛。马万祺先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也是我们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会长。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华文学基金会成立之初，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牵线搭桥，中华文学基金会即与马万祺先生有了近30年的渊源。多年来，他不仅欣然出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会长，更身体力行地为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建设、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位于北京什刹海宝地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会址文采阁，是马老捐资兴建的；位于安徽合肥市中心的安徽文采大厦，是马老自己的家族企业澳门三阳建筑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合资兴建的；正是在马老的鼎力支持和切实帮助下，我会与澳门基金会、与澳门的文学界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顺畅的合作关系，为我会开展内地与澳门之间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交流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马老自己曾说，他爱诗不爱酒，早在

1931年在广州公民学校学习期间，马老就开始了骈文词句的精练。上世纪90年代，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编辑出版的三辑《马万祺诗词选》获得了诗歌界、读书界的高度评价。1999年12月澳门回归之际，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庆澳门回归马万祺诗词选粹书画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国内众多书画大家挥毫作画共襄盛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2001年，该展赴澳门展出，同样取得了圆满成功。

多年来，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全体同仁的心里，马万祺先生不仅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领导，更是一位胸怀宽广、和蔼可亲的谦谦长者，在基金会里，没人称马万祺先生为会长，大家都尊称他马老。多年来，我们甚至已经养成遇有重大事项或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去找马老的习惯，如今马老乘鹤而去，我们深感悲痛的同时也不免感到失落。但我们清楚，马老寄予我们、寄予中华文学基金会、寄予中国文学事业的殷切期望，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马老对我们的期望，今后我们还将一如既往，以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文学人才、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中国文学事业发展为己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努力奋斗。

■纪念 怀念我们的马老

□李小慧

朱晓玲

■生活质感

你看你看，苹果的脸

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们边收拾书包，边大声说“老师再见”，你推我搡扑腾出去，一路回家了。

一个女生追了上来，递给我一封信。红脸蛋，圆下巴，一颗大痣在鼻尖上跳动着，枯干的头发用旧皮筋扎成低低一束，羞涩地看我一眼，顺着花园跑远了。校服有些大，被风裹着，硕大的书包挎在背上，瘦小的身子就愈发瘦小。

每天上课，我都会看见她，小脸上满是忧郁和落寞，像一枚小小土豆，蜷缩在教室角落里，远远地打量着别人的欢闹和幸福。

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打开信，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平静异常：

“老师，前些年爸爸开大车跑长途，生意红火，家里光阴蒸蒸日上。妈妈在家务农，但勤奋好强、精明能干，她不希望女儿们重复大山里贫穷无知的生活，梦想四个孩子能读完高中，祈盼有一个能考上大学。我们姐妹几个，也很努力上进。

“渐渐地爸爸跑车次数少了，给家里的钱也越来越少，闲言碎语传来时，妈妈根本不相信他会吸毒，接着要债的人上了门，我们眼睁睁看着家里最值钱的‘四桥’大卡车被别人开走，妈妈在后视镜上绑的平安红布条，被人撕扯下来踏在脚下。爸爸进了戒毒所，妈妈晕了过去，醒来四处借钱赎他回家。爸爸回家后，鼻涕一把泪一把诉说吸烟的过程。

“跑大车很累，朋友给了一支烟提神，又解困又解乏，他感觉很神奇，然后给这个叔叔带了几次货（毒品），回报很丰厚。钱赚得太容易，就不想跑车，偷偷借了高利贷几万元，单独做了一次货运生意，赚了很大一笔。胆子越来越大，借更多的钱进货。货太多，销路不畅，心情不好，自己也抽上了，最终货完了，钱也完了，债台高筑。

“当着妻子儿女面，他跪倒在地，发誓赌咒说会戒掉。妈妈很快就原谅了他，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大家有理由相信爸爸会用理智和良知战胜毒瘾。

“日子虽艰辛困难，也平平稳稳。两年后，妈妈借了债翻修房子，让爸爸去买装修材料。当妈妈发现时，他已坐在贩卖毒品的火车上了。第一次去成都找毒品，货到手被全部没收，人进了拘留所。第二次到了云南，接货的地方都没到，同伴就进了监狱，他侥幸逃脱，一路惊吓中逃回了家。梦魇的日子又来临了。吸毒、贩毒的爸爸对妈妈和我们大打出手，眼睛都红了，一次提起刀，把院里的苹果树砍得木横飞。不久，院子被债主收走，妈妈眼泪流干了，家没了，只好带着我们姐妹四个在城里打工。但赚钱太不容易，生活难以维继。最近听说奶奶给我找个婆家，说好礼钱是8万元……”

我站起来，拿着满是泪痕的信纸在地上转来转去。冬天来了，寒风瑟瑟，碎屑杂物在空中飞。一只麻雀缩着翅膀紧紧抓住树枝，摇摇摆摆。

她说：“老师，每次听同学说爸爸这个词，我都不想听，好恨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我多么想做一只红红的苹果啊，安静骄傲地挂在树上。妈妈常常说，你们要好好念书，不要和我一样，一辈子土豆命。”现在看来，我和我妈一样，也只能是个土豆命……妈妈最终会离婚，爸爸最终会坐牢或抽大烟抽死，我的学业随时会停止，所以对学习也不抱希望，但能够做您的学生，真的很庆幸。

“老师，如果8万彩礼钱能解决家里的现状，能让妈妈稍微轻松一点，能让妹妹们完成学业，我就嫁了。奶奶一直瞧不起妈妈，嫌她生的全是女儿，没有儿子。我是老大，就做个能承担的女儿吧……”

我回了信，不知道怎么说，“自爱自强”、“努力坚持”，这些词在纸上干巴巴地趴着，就像失去水分的苹果。

几天后，正好学到《荆轲刺秦王》中“易水送别”一段，我下意识看了她一眼，她抬起头，凄然地笑。我拿着粉笔的手，颤颤巍巍，狠狠写着板书，下面就有学生笑着：“老师，错了，写错了。”

晚自习后，我叫她到办公室，“你坐下说说话”。她不坐，站在我身边，低着头，眼泪涌出，滴在水泥地上，一滴一滴，濡成一大片。

“老师资助你读完高中，好吗？”她不说话，哽咽着，伸手抱住我，紧紧地。我替她擦着泪，手指触过，皮肤苹果般光滑。第二天，她座位上就空了。班主任说，她打电话说不想念书了。空出来的座位刺着我的眼的心。

两周后的一天，课代表来抱作业，神秘地说：“老师，今天在街上见××了，和一个男人，据说是买结婚用品呢。她买了一个苹果，让我捎给你……”

这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苹果，放在办公桌上，笑着说：“老师，你看你看，苹果的笑脸，红里带白。”

寒流过去了，阳光暖暖洒进窗棂，一片明媚，这个冬天并不冷。我拿起苹果，慢慢咬了一口，泪眼朦胧……



你不知道(外二首)

□胡刚毅

爱上你了，你不知道，如鱼在水里，鱼不知道；鸟在空中，鸟不知道，还认为在虚无空灵中。你在我爱的空气里，你不知道，浑然不觉，你自由地游，自在地飞，飞在我的怀抱中，你不知道……

你装傻，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你难得糊涂，却比聪明还聪明，你故意熟视无睹小溪般在密林山林隐隐约约闪现倩影，悄然远去，无声无息，又于某一天跳入眼帘。我

读大海

□[荷兰]林涓

我生命的第一声啼哭是发自海畔的一幢古屋。躺在小小的竹篮里的我，已惯于倾听东海的潮声浪语，那是一首首婉约如歌的催眠曲，我在它的怀抱里成长，度过了温馨的幼年。

但我对海的第一印象却是5岁那年。

那是闷热的黄昏，西边的天空镶满绚丽的晚霞，父亲带我和妹妹到海边戏水，海水蔚蓝平静。海畔附近有几棵大榕树，树下摆着几处小食摊。父亲说买冰棒去，让我和妹妹手扶石桌站在石水上等他。不一会儿，父亲手举冰棒回来时看不倒我，便惊异地问妹妹，4岁的妹妹指着右边说：“在水里！”父亲急忙下水抱起我，这时我已奄奄一息，靠着旁人人工呼吸才夺回一条小命。

此后多年不敢靠近海。直到11岁那年，又禁不住妹妹的诱惑到海边泡水。妹妹玩意正浓，为了捡浮球牵着我的手一步步向深处走去，突然，她一脚踩进凹处，两人同时没入水里。她在浮沉中大喊大叫，我竭力伸出右手摆求救。待我们被人救起后，从此，我产生了“畏海症”，再也不敢接近海……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海的诱惑重在心头萌动，尤其夏日好天气，海水退潮后和妹妹等一群孩童常常提着小竹篓到海滩玩，褐色的海泥像浆糊似的，又细又滑，从海泥里拔出光脚丫时能听到脚下发出的“嘶嘶”声。有时海泥像母亲春节时蒸好的年糕，上面有无数的小洞，我们用小铁罐盛着海水倒入泥洞，只见粉红色的小螃蟹缓缓爬出来。无风的日子便到嶙峋的崖石下捉泥鳅，或寻找牡蛎、蚌、蚝、花螺……直到夜幕来临才迈着两条泥腿，提着小篓内的“成果”，激动欢乐地回家报喜。

成年后，对海的认识虽不像童年那般单纯，却依然谈不上意义和本原。无论是听故乡如雾的海啸、上海外滩观赏黄浦江浪、听大连星海公园旁浪涛的拍岸声、流连于青岛欧式居屋旁的幽静海景，还是立足于被浩瀚大海环抱的香港岛……均视海为一种自然现象。尤其在香港，偶尔和三朋两友到海边漫漫水，也不过是为了摄取大海的美景、拍

张作状的相片而已。中年时期遇到难解的心头之结时，便情不自禁地独自跑到一处幽静的海边默想……

难忘那个夏日的黄昏，因不堪白日的委屈，脑际如塞一团乱麻，独坐在没有人影的沙滩上，“海”与“己”却“迷失”了。我痴痴地仰望天空，轻问：“世景繁华，世人万千，为何自己不能适应也不懂迎合？”可惜，天不语，云自飘，风照拂，只有一只海鸥飞到我的面前，时而低头寻食，时而悠然漫步，时而抬起眸红机灵的小眼凝视我……渐渐地，我发现它全身的色彩是那么美丽调和，白颈背、浅灰色翅膀、黑尾巴，双脚和长嘴均为橙黄，下唇处还有一块殷红的“吊坠”，我看啊看，不由得问海鸥，“你一无所有，却一无所缺，从不随群，独来独往，竟然活得如此悠然自在，坦然无惧……”

只见它在不远的海面翱翔，或低或高，或远或近，免于海面荡漾漂浮，远离污秽喧闹，悠然自得、从容自适，哦，我突然懂了，这就是它的话语。

再看看大海，它不修饰，没有做作，更无心计，言情举止源于本性，不攀比不跨越，虽浑沌无比却骄傲，甘于谦卑，不求不争，能进能退——它，坦坦荡荡、明澈见性，云淡风清时，如诗如画，宁静安详；无人理睬的时候，飘逸如仙，或诵赞或轻舞，从没烦恼或气恼。

哦，在观赏和静思中我还发现，大海与陆地的面积比例是7:3，人体水分与肌骨的比例也是7:3，怎么这么巧？天地没有老师，却能和谐相处；万物竞生争艳，四季有序不乱。